



世界文學名著

偽善者

莫里哀著
陳古夫譯

TARTUFFE

By
MOLIÈRE

Translated by
CHÈN KU FU

世界文學名著

偽善者



3 0605 6654 8

偽善者

劇中人物：

潘乃爾夫人（奧買之母。）

奧買（愛兒米之夫。）

愛兒米（奧買妻。）

達米斯（奧買子。）

馬麗安（奧買女，正戀着凡來。）

凡來（馬麗安的愛人。）

克來安（奧買的妻弟。）

泰篤夫（偽善者。）

丁

42876



者 善 爲

道林（馬麗安的使女。）

陸易兒先生（執法吏。）

傅立包（潘乃爾夫人之僕。）

警官一人。

背景：巴黎。

第一幕

登場者：

潘乃爾夫人，其僕傅立包；愛兒米，馬麗安，克來安，達米斯，道林。

潘乃爾夫人 來呀，傅立包，我要走了。

愛兒米 你那麼樣着急，我簡直不能伺奉你啦。

潘乃爾夫人 那就別伺奉好啦，我的媳婦兒。就請你留在那兒別動罷。我可並不是一定要你那客氣的照顧的。

愛兒米 媽媽，我們只是盡我們的分兒來伺候你，爲什麼您一定要那麼匆忙地走呢？

潘乃爾夫人 因爲你們的行爲，不能叫我忍受，誰都不願費一點兒力氣來使我歡喜。我告訴你們，我極厭恨地離開你們的家，你們的行徑全反對了我的教訓，你們對什麼東西都

不尊敬，每個人全有他自個兒的話語，自個兒的道理；這簡直是一個地獄哪。

道林 假使……

潘乃爾夫人 你是一個壞丫頭，我的女孩子，又太會繞舌，太放肆，什麼時候你纔有你的主見，纔是亂說。

達米斯 但是……

潘乃爾夫人 你是一個傻子，我的孩子呀，你是一個傻子，只要提到你的名字就知道。讓你祖母來告訴你這個罷。我已經告訴我可憐的兒子，你的父親，有一百次了，說你永不會好，你所能給他的，只有困苦與悲痛。

馬麗安 我想……

潘乃爾夫人 噫呀，他的小妹子又來了！別人想看你的時候兒，你是够多麼莊重，簡直牛油放在你嘴裏都化不了的，可是，還不是他們說的水性楊花嗎？你知道這句俗話吧！我不歡喜你那種狡猾的行爲。

愛兒米 但是，母親……

潘乃爾夫人 女兒，你別怪，你幹什麼事兒都是錯的；你應該做個好樣兒給他們看看，他們那死去的親愛的母親，做得比你好多了。你奢侈得很，你常是打扮得像個公主似的，使我見了討厭，一個婦人假使祇爲要耐她男人的歡喜用不着那麼富麗的裝飾。

克來安 但是，夫人，總之……

潘乃爾夫人 先生，講到你，你是那夫人的兄弟，我當然很愛你和尊敬你，但是，先生，我假使處在我兒子，即她丈夫的地位，我還是很迫切地請求你不要踏進我們的門，你宣傳着一種有體面的人所不能忍受的生活方法，我說得也許太直率了一點；但這是我的脾氣——只要我把件事情當事情看時，我決不肯說得含糊。

達米斯 你的朋友壽篤夫先生是很幸福……

潘乃爾夫人 他是一個聖人，一定得看重他；當我聽到你們這些笨蛋們攻擊他的時候，我甚麼也不能耐性地忍受。

達米斯 什麼！難道我們能讓那頑固的批評家來做我們家裏的暴君麼？難道我們一定要得到這位好紳士的恩准後，纔敢取樂麼？

道林 如果我們一定要聽他的話，注意他的教訓，那我們除了犯罪就不能做什麼事了，你看他總責一切，這位激烈的吹毛求疵者。

潘乃爾夫人 他所總責的全總責得對；而且他是要引導你們到上天的路上去；我兒子一定

定會訓練你們，使大家都愛他。

達米斯 不，夫人，你瞧，不僅我父親，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能使我容忍他，我相信我的感情不能那樣地說。他的行為時時使我生氣；而且我能預言，我和這個卑鄙的流氓之間的惡感，一定會有公開爆發的一天。

道林 而且，你看這位無名的暴發的家主，這個流氓，他來的時候是一無所有，腳上沒有靴子，身上沒有一件值六法丁的衣服；可是現在，時，他把自己的地位全忘記啦，現在竟來總責一切，統治一切，叫人看了也就够討厭啦！

潘乃爾夫人 唉！別太刻薄呀！假使一切都受他那虔誠的命令的支配，那就什麼事都會好起來。

道林 你以為他是個聖人；實際上他只是一個偽善者。

潘乃爾夫人 哦，只要一聽她的話就够！

道林 沒有保證，我總不會信任他，也不會信任他的勞倫斯。

潘乃爾夫人 他僕人如何我雖不知道；但那主人我確能保證他是一個聖人。你們之所以恨他，反對他，只是因為他告訴你們大家以日常的真理，他所恨的只是罪惡，他唯一的動機只是上天的利益。

道林 那自然。但是爲什麼他總是不讓人家走近他的房子，尤其是近來？難道上天不願有凡人的拜訪，所以他爲這小事而這樣地嚷嚷的麼？假使你歡喜，我會告訴你我所想的話（指着愛兒米，）我可以發誓，他實在爲嫉妒我們的主婦。

潘乃爾夫人 別說啦，你把你所說的想一想罷。他不只是討厭這些訪問；你們這些人的喧

鬧聲，馬車老是停在門口，那些吵鬧的用人們聚在一塊兒，總是吵得鄰居不安，弄出麻煩來。也許不能說是了不得的錯兒；但這會引起人們的議論；而被人議論是不應該的。

克來安 呀！夫人，你能希望把人們的舌頭停止，不再說話麼？假使我們怕人家的閒談，因而就不要朋友，這未免是一件可悲的事吧。而且即使我們斷絕了朋友，難道人們對我們的閒話就會靜息下去麼？[？]背後的誹謗是沒法防禦的。讓我們無罪無辜地生活着罷，對那些無意義的閒談，不須計較，讓那些饒舌者們去自由發洩他們的惡意好了。

道林 我們的鄰人達甫尼和他的小丈夫，我想，他們一定在誹謗我們。凡是自己的行為最可笑的，也就最愛說別人的短處；他們從不錯過一個機會，去採取任何戀愛事件的影子，他們會很高興地散布這個新聞，再照自己的意思捏造一些上去，好使大家信以為真。有些事情，他們會渲染上自己的色彩，希望借此來替自己的行為辯解；他們想，祇要有了這個類似，那末或者可以把自己的惡德變成美事；或者他們自己雖然錯了，但人家既然也是錯的，那就得分受一部分責備。

潘乃爾夫人 這些話全都是無的放矢，我們大家知道的，奧圖脫的生活是十全十美；她的思想是高尚的；不過我聽說她罵你們所交遊的人。

道林 呀！這個可嘉的模範！有德行的太太！她的生活是嚴肅的；不過那個信心是年齡給與她的；她是一個假裝貞節的女子，但現在她是無可如何了。當她還年青，能够吸引男人們的注意的時候，她是儘量利用了她的優點；但是現在，她見自己的美是消失了，她想離開這世界，而世界也正在離開她，她就在那高傲的德行底尊貴的面具之下，隱藏着她逝去了的愛美的弱點。這是你們所有老嫗婦們的一行徑，她們見愛人們離開了她們，很是難過；她們就這樣地被遺棄了，她們荒蕪了的產業，除叫她們做個假裝貞節的女子以外，再不能從事其他職業了。這些虔誠的夫人們，由於她們的嚴肅，就不得不對一切事情加以挑剔，對任何事情都不原諒了。她們高聲地責罵她們鄰人的生活方法，其動機並不是由於宗教，而是出於妒忌心，因為她們不忍見別人享樂，而她們自己呢，年齡已經奪去了這種快樂。

潘乃爾夫人（向愛兒米）好了！這一篇胡謔正好合你的口味，我的媳婦。在你的家裏人們決沒有機會能聽到一句好話的，因為這位小姐終日盤據着這個房子；但是不管這些，我還是要說一說我的話。我告訴你，我兒子把這位神聖的人弄到他家裏來，是他一生最聰敏的事。上天把他送到此地來的，你們極需要他，他來使你們懺悔；爲了你們的超渡，就應該盡心聽從他；他所譴責的事情，都是值得譴責的。這些交際的訪問，這些集會，這些跳舞，全都是惡鬼們的發明。在這些時候，你們從不會聽到過一句神聖的言語，而只是些懶惰的嘻笑，無意識的談話與虛偽。我們的鄰人也時常來參加着，人們的閒話也就飛也似地流佈，空氣中是充滿了這種無聊的笑話，走到這種集會中去，只要一聽那許多辯論的聲音，而實際上是沒有一句好話，就會使頭腦清醒的人發覺；這正如有一次一個學者所說的那是一座毫無限制的空話疊成的巴比倫塔，這話恰好說着了你們……（向克來安）哦！倒是這個紳士該受嘲笑麼，定是他麼？去尋找那像你自己一樣的傻子來使你嘲笑罷，而不要……（向愛兒米）女兒，再見；再不要多說一句話了。至於這個家庭，我

有一半人沒跟他們說話；但是最近我是不會再來的。（給傅立包一個耳括子）你來幹麼站在那兒做夢，呆望！我會用正當的方式來使你的耳朵發熱，走，痞子，走呀！

（除克來安與道林外，全下場。）

克來安 我不願陪她下去，怕她又會跟我嘈囉呀，這位良善的老太太……

道林 上帝保佑我們！她沒有聽到你講她的話是多麼可憐呀！否則，她一定會這樣告訴你：你一半是太「好」了，而她呢，倒也並不太老！

克來安 也不爲什麼事兒，她卻這樣發我們的脾氣！你看她彷彿給壽篤夫完全迷住了！

道林 不過她的情形假使和他的兒子相比，那簡直是沒有什麼的了，看到他，你一定會說，哦，更壞十倍！他在我們這次國內戰爭的功績，得到了很大的名望，且證明他侍奉國王的勇氣，但是現在他簡直像個暈迷的人了，因爲他叫他的壽篤夫給迷住了。他稱他作兄弟，愛他得比愛母親，兒子，女兒，老婆都更甚百倍。把他所有的秘密全告訴了他，讓他指導他的行爲，支配他的良心。他撫摩他，擁抱他；我想就是愛人也不會這樣溫柔地被他愛着，

同桌吃飯時，他總是佔據着高位，我們的主人見他能吃六個人的東西，便覺得高興；我們一定要把好吃的東西讓給他；如果他吃得噁了，那我們的主人就吃驚地說：「上帝保佑你！」

哦，他這樣地溺愛他，他成了他整個的世界，他的英雄了！他唯一的恩情就是不停不息地贊美他，無論什麼時候總要引證他的說話，把他的小事看成奇蹟，將他的說話當作金寶。那傢伙卻很知道他的被欺者，他竭力在利用這些，他用幾百種道德的假面具去愚弄他，他老是用假道德來騙取金錢，專以挑剔我們行為為能事，因為他會奴隸般地虛偽諂媚，我們的主人竟使他專門來管教我們；他來向我們宣教時，眼睛是儘在睜着眼睛，把我們的絲帶，胸飾，與臉貼（西方女人以前的裝飾品用以掩飾增美者）全拋掉了。後來有一天，那隻蛋在黃金傳說中發見了一方夾着的手帕，就拿來衝破了，還說我們把魔鬼的裝飾品與聖物相混，是一件可怕的罪孽呢。

（愛兒米，馬麗安，達米斯登場。）

愛兒米（向克來安）她在門口給我又講了一大篇。你幸而沒有聽到，我見我丈夫又在

家裏了，他還沒有見我，所以我得上去一直等到他進來。

克來安 我爲節省時間起見，就在此地等他了；我只待和他說了早安，就要走的。

（愛兒米與馬麗安下場。）

邁米斯 我願你關於我妹妹的婚事，能對他說一句話；我想泰篤夫會反對牠，會使我父親陷到他這些混蛋的陰謀中去，況且，你總得知道，我自家對這件事情是有多麼密切的關係呢；假使愛情將我妹妹和凡來結合起來了，而我也正愛他的姊姊呢；假使這婚事是……

道林 他來了。

（邁米斯下場。）

（奧買登場。）

奧買 呀！早安，兄弟。

克來安 我正要走了，但我很高興能給你請安。那間事情並沒有多大進展麼？

奧貢 道林……（向克來安）內弟，請你稍微等一會兒，讓我先來問一問家庭的消息，因為這使我最掛心的。（向道林）最近兩日來諸事順利麼？可有什麼事兒發生？大家都好麼？

道林 前天夫人發燒，頭痛得要裂開了，日夜都是如此。

奧貢 泰篤夫好麼？

道林 泰篤夫麼？他好；他極好；又胖又肥又漂亮，嘴唇兒是玫瑰色的。

奧貢 這可憐的人兒！

道林 到晚上，夫人有點想嘔，晚飯時，不能吃一點東西，她的頭痛仍舊是那樣地厲害。

奧貢 那末現在——泰篤夫呢？

道林 他一個人，在她面前吃，滿口油膩的吃了兩份鵝鶉，還吃了差不多半隻火腿肉，是加了胡椒的。

奧貢 這可憐的人！

道林 整夜熱得厲害，她眼睛都不能閉一下；我們陪她坐到了天明。

奧貢 泰篤夫怎樣呢？

道林 他極想睡覺，他離開了桌子，跑到他房裏，馬上就上了他那優美而溫暖的床，無驚無擾地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奧貢 這可憐的人！

道林 最後，她總算給我們大家勸服了，鼓起勇氣放了一次血，纔算馬上好了。

奧貢 那末泰篤夫怎樣呢？

道林 他很正當地振作了他的勇氣，勇敢地以他的靈魂反對着所有的罪惡，而且爲要補足她所失去的血，在早餐時他呷了四大杯酒。

奧貢 這可憐的人兒！

道林 現在他們兩人都好，我就去了，去告訴太太說你聽見她的病愈是怎樣的歡喜。（道林下）

克來安 老兄，她簡直是當面諷刺你呢；至於我，雖然是並不要你發怒，但我總不能不坦直地告訴你，她是對的，誰會聽到過這樣昏迷的事呀！誰相信現在有一個人，竟能迷住了你，使你忘記一切。把他從貧乏中救拔出來，給他一個家庭，然後……

奧貢 好兄弟，停止罷，你對於你所說的人，並不知道。

克來安 你既然要故意地把他弄成怎樣的一個人，那我自然不知道他；但無論如何，我總可以告訴你他是怎樣的一類人……

奧貢 親愛的兄弟，你假如知道他了，一定會覺得有趣；你會對他發生無限的歡喜，他是一個大丈夫……他……呀……實際上……一個大丈夫。誰依了他的意旨做事，那他心裏就會十分平和，會把一切其他的世間事物，看成狗屎馬糞。他的談話完全把我這人改變了，他使我厭棄一切友誼，他叫我不愛愛世界上的任何事物；而我已能眼見着兄弟，子女，母親及妻子全都死去而不關心，祇把他當作一件小事了。

克來安 老兄，我應該告訴你，你的感情是合乎人道的呀！

奧賈！呀！假使你能見他，像我第一次見他時一樣，那你也會像我那樣地愛他。他每天到教堂裏去，總是帶着憂愁懺悔的樣子，雙膝跪着，正與我的地位相對，他惹引了全堂的人去注視他，都看着他，他向天祈禱的熱忱；他常時發出深沈的嘆息，很謙恭地與大地接吻；當我離開教堂的時候，他跑在我前面，到門口他給我聖水。我問他的僕人（那僕人也像他）知道他很窮，且得知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我贈東西給他，但他很客氣，總是裝還我一部份。他總是說：「這太多了，至少多一半；我其實不值得你憐憫。」我不要他還，那他就走了，當着我的眼，他把那一半給了窮人。最後，彷彿是上天命令我把他帶到家裏來了，從那天起，此地的一切事情，都似乎很合式的了。他隨着一切，而且爲了我的緣故，他甚至於很關心我的妻；他告訴我，誰曾給她打了秋波，他憤恨和嫉妒的心，簡直比我自己都還厲害六倍。他熱心的程度竟會使你們不信，爲一點兒小事情他會罵自己是罪人；算不得什麼事兒的東西，也會叫他感動；例如有一天，當禱告的時候，我聽見他在責罵自己，因爲他用了太大的怒氣去捉一個虱子，而且又將牠殺死了。

克來安 老兄，我憑天發誓我想你是瘋了！要不然那你一定在拿這些無聊話來跟我開玩

笑！

奧賈 兄弟，你的話是帶着無神論的氣味；我想你的靈魂會因此而受到毒害。我已經給你說了二十次了，你的頭腦要受審判。

克來安 這是所有你們一類人的老調；他們一定要大家都像他們一樣瞎着眼，假使你有雙好眼睛兒，假使你不贊成他們虛偽的鬼臉，那他們就叫你無神論者，說你對於神靈事物既不相信又不關心了。但是，這些話卻嚇不倒我；我知道我所說的是甚麼話；上天明白我的心。你們這些假道德的小丑騙不了我們；你們那些是虛偽的英雄們——虛偽的信仰者。至於真的英雄們，那決不會一味誇耀自己的功業，而真的信教者也是如此，從不專門做些虛偽的形式，這是我們應該學樣的。甚麼！難道你覺得偽善與真信心之間並無區別麼？難道你會把這兩者等量齊觀，把假面具與真臉孔當成一物，把虛偽與誠實並列，將肖像與真實混和，把幻影當成活人，把偽幣當好錢使麼？真的，人多半是一種稀奇的動物！

你從不會見他們具有可貴的中庸之道；好意體的範圍，對於他們是太狹隘了，所以時常向各方面發展，他們時常破壞那最神聖的事物，因為他們走得太遠了，愛推到極端去。不過，這一些我只是隨便說說罷了，我的好老哥。

奧賈 哦，你是教義的唯一解釋者；當然，自你以後，再不會有智慧了，好兄弟呀，祇有你是聰敏的，祇有你是開明的，你是我們這時代的大靈大賈。無論甚麼人，同你比起來，都只是一些笨蛋罷了。

克來安 好老哥，我不是教義的唯一解釋者，智慧也不會自我而死。我只知道假與真之間是有分別的，這一點許是我所有的學問亦未可知；我覺得無論那一種英雄，總沒有像信仰真宗教的人之那樣可以令人贊美，具信心的那種神聖的熱忱，比甚麼東西都來得高貴與美麗，因此我想，比那抹上獻禮的油的白色墳墓，怕沒有更醜怪的東西了，那些不要臉的騙子，僱傭性的信徒，心裏充滿了濟神與叛變的意思，但又能無疚於心地來嘲弄一切神聖的人；正是那些處處替自己打算的人，纔拿神來作買賣企圖以美目及巧笑來騙

取權勢與地位；我說這些人是在那到天國去的路上，以非常的熱忱，尋找着他們自己的幸福；他們是巧於騰告，常有很多的需索，他們住在華美的宮廷裏，宣傳宴遊的福音；他們將宗教與他們的罪惡和合起來，他們很容易憤怒，仇恨，無信，欺詐，如果他們要毀壞一個人，竟敢說他們自己的貪欲倒是爲了上天的事業呢；最危險的，就當他老羞成怒的時候，常常要用武器來反對我們可敬的人，因爲他們使世人都贊成他們的感情，從而他們可以用神聖的寶劍來刺殺我們。這一類假道德的人是太多了呀！不過誠實人還是很容易分別得出來；就當我們這時代，在我們眼前，也可以找到許多可資表率的光榮人物，你且看阿立斯東，彼良特兒，奧郎脫，阿爾雪達麥斯，克立坦特兒，及包立甸兒罷；誰都不反對他們去追求真的宗教，可是他們並不自誇他們的德行，他們並不做那些令人難堪的誇耀，他們的宗教是合乎人性的，是易爲的；他們並不老是評判我們的行爲，他們甚至以爲這種評判是帶着自以爲是的氣味的。他們讓別人去說話，他們只是用自己的行爲來證實我們，他們不願用那些惡劣的樣子，甚至總是從好的地方來替人家着想，他們不是結辯

營私的人他們只注意着自己正確生活的事業他們不會因罪惡是他們所仇恨的目標所以就用牙用爪攻擊一個罪人；對於某些事情，也不會因為牠們是合乎天意而做得過分。這是我那一類人，這是真的生活，這是我們大家所應該取法的。你的那個傢伙並不是那樣的人；你雖然很誠懇地在吹着他的熱心，但你是被欺人，我想是被他那虛偽的做作所欺了。

奧賈 我親愛的好舅爺，你可說够了麼？

克來安 說完了。

奧賈 那末我是你順從的僕人。（起身要走）

克來安 再說一句話。我們不該別的問題，但是你知道，凡來已經得你的女兒的允許了。

奧賈 是的。

克來安 你已經擇定了他們大喜的日子。

奧賈 對的。

克來安 那麼爲什麼不準備慶祝呢？

奧賈 我不能說。

克來安 你心裏有別的計劃麼？

奧賈 也許。

克來安 你想不履行你的諾言麼？

奧賈 我並不是那麼說。

克來安 我希望你能履行你所答應的事情，不會有什麼阻礙。

奧賈 好，且看罷。

克來安 爲甚麼你總是那樣不定？凡來要我到此地來解決這件事體的呀。

奧賈 那真要贊美上天了！

克來安 那我到底怎樣回答他呢？

奧賈 呀，那末隨你怎樣說都行。

克來安 但我們一定要知道你的計劃，到底是甚麼計劃？

奧貢 我將依天意行事。

克來安 別開玩笑，放莊重些兒罷。你是已經答應了凡來的，究竟想不想履行？

奧貢 再會了！（下場）

克來安 （獨自一人）我想凡來的戀愛是很可慮的；我一定得把此地所發生的事情去告訴他。（下場）

第二幕

登場者：

奧賈與馬麗安。

奧賈 哦，馬麗安。

馬麗安 嚶，父親？

奧賈 來來，我要告訴你一個祕密。

馬麗安 好的……你在看什麼？

奧賈（把一間小的密室看了一下）看看是否有人在偵探我們，那間小密室是最適於躲人的，那裏頭現在我們不要緊了。馬麗安，你總是一個守本分的而且溫和的女兒，所以我也總是很愛你的。

馬麗安 我很感激你給我這種父愛。

奧賈 你說得很好，女兒。現在讓你來證明你是值得我愛的，你來做我所希望你做的事吧。

馬麗安 這樣去做，原來是我最大的心願。

奧賈 好極了。你說，秦篤夫如何？

馬麗安 誰要我說麼？

奧賈 是的，要你知道你的答覆。

馬麗安 何必呢？要我說他——你愛叫我怎樣說我就怎樣說好了。

（道林輕輕地登場站於奧賈背後。他看不見她。）

奧賈 說得好，說得好，你是個好女孩兒，那末，我的女兒，就那樣說罷，他的全身都閃耀着尊貴的光榮名譽；他已經取得了你的心，而你也想要佔有他，經過我的選擇，成爲你的丈夫，

好吧？

馬麗安 哦？

奧貞 你說什麼呀！

馬麗安 請你說，你說了什麼話呀？

奧貞 什麼？

馬麗安 老爺，我實在誤會了你的意思呢？

奧貞 那末現在怎樣呢！

馬麗安 父親，你要我說的，那人已經取得了我的心，並且我想由你的選擇而成為我的丈夫的，究竟是誰呢？

奧貞 嘉篤夫。

馬麗安 那末，父親我就不得不抗議，這是不實在的！爲什麼你要我說這樣可怕的謊呢？

奧貞 因爲我覺得事實上也應該如此的，你且以此爲滿足罷；我已經把這事情辦妥了。

馬麗安 什麼，父親，你辦……

奧貞 是的，孩兒，我已經決定將嘉篤夫與我們這家庭結合起來，因此他一定要做你的丈

夫，我已經把這事辦妥了，而你的義務……（見了道林）你在那裏幹麼？我的女孩子，你在偷聽我們說話，你的好奇心太厲害啦。

道林 我可憑天發誓，以前我真不知道那謠言是怎樣起來的，是推測呢還是只是偶然的傳說；但現在我卻聽到這件事了，我認爲這是全然荒唐而無意義的。

奧貢 什麼！難道這件事情竟這麼？

道林 正是，我不相信這主意竟會出之於你老爺自己。

奧貢 我有法子好叫你相信。

道林 呀，不，不，你簡直在跟我講荒唐的山海經！

奧貢 我是在告訴一件快要發生的事體。

道林 胡說！

奧貢 女兒，我所說的全是很誠懇的話。

道林 哦，哦，別把你父親的話當真了；他是糊塗啦。

奧賈 但是，我告訴你……

道林 不用說，沒有用，他們全不會相信你。

奧賈 假使我發脾氣……

道林 好罷，那我們就相信你；但這下對你會更壞，你想！一個滿臉長了鬍子的大人會瘋得要……

奧賈 你聽我講，你在我們家裏太養嬌了，太無規矩了，女孩子，我不歡喜那樣，坦白地告訴你。

道林 哦，哦，不要生氣，老爺我求你，你可是在跟大家開玩笑呢？你女兒並不是你這種執迷不悟者的俎上肉；而且做父親的還應該想到別的更重要的事情，這樣的婚事你倒底能得到些什麼呢？像你那樣的有錢人，怎能選這個窮流氓來做女婿呢？

奧賈 你別胡謔，要曉得他愈窮，我們就更有理由去尊敬他，他的窮是窮得清白的，他因為一心一意的依着天上永恆的事物，不留心世事，所以一切都給人家搶走了，這不是恥辱，

這正是他的光榮。我對他的幫助，可以使他重新站起足來，取回他的財產，我知道他本有產業，然後他能夠證明給你們看，他確實生來就是一個紳士呀。

道林 是的，他自己是這樣說他自己，不過，老爺，這種虛榮心是與虔誠的信仰生活不相符的。祇關心於神聖事業的人，就不應狂吹他自己的家世與出身；真正信仰的刻苦生活，斷難容忍那對於塵世豪華的誇耀，爲什麼他要這樣羨慕虛榮……不過，我又冒犯了你：現在且不談他的品級，來談他本人之爲人：你能將像她這樣的女子嫁給他那樣的男人而不悔恨麼？想想罷，假使真的做出來，豈不是大笑話！當一個女子嫁給她所恨的人，那末道德也就做了命運的犧牲了；一個忠實婦人的最好的生活意向，全靠她丈夫做人之有人性，及男人們見解識道，能正確地體諒和尊敬他們的妻子，因爲婦人和那富有權謀機詐的丈夫相處是很難真實的，而且父親嫌女兒違反了她自己的意志，如果她真的痛苦，那爲了天，你也得想到這一點，想想罷，你的計劃會發生怎樣的不幸。

奧賈（向馬麗安）哼！你看，我一定要聽她的高見！

道林 你不聽我的忠告，會做得更壞。

奧賈 女兒，我們再不要爲這種無意識的事情，浪費時間了；我總爲你的好，我是你的父親，真的，我曾答應你嫁給那年青的凡來；第一，他們告訴我嗜好賭博；再則，我怕他的信仰不十分好，我見他並不是經常能到教堂裏去的。

道林 你願意他故意當你去教堂的時候到那裏去，以便叫你看見麼？要他像那些虛偽的人一樣麼？

奧賈 我並沒有徵求你意見，別多話。總之，那另一人是蒙着天上最大的恩惠，這是無可比擬的財富，這婚事會給你所企望的一切快樂；會使一切都沈涵於甜蜜和歡樂之中，你們將在虔誠的愛情中共同生活，像兩個親密的小孩，像兩只小鴿子；你們永不會爭執，纏罵或煩惱，你可以和他做一切你歡喜的事情。

道林 和他麼？做不出別的事來，只要給他牛角杯喝酒就是了，我敢擔保。

奧賈 滾出去，賤丫頭！

道林 我告訴你他本性是如此，老爺，不管你女兒的德行是怎樣的偉大，但他的命運一定是更爲強烈。

奧貢 你總是打斷人家的話頭，不要說話，不要太管別人的閒事。

道林 （正當他轉過去要跟他的女兒說話時，她又插進去說話）老爺，假使我太大膽了一點，那也是爲了你的好處呀。

奧貢 你太愛管閒事；我求你，請你不要說話罷。

道林 這是我對你的愛……

奧貢 我一點兒也不要你的愛。

道林 那末我願意在你對我的怨恨中來愛你。

奧貢 你願意呀？

道林 是的，你老爺對我是很親愛的；我不忍見你成爲衆人嘲笑的標的。

奧貢 你總不肯住口麼？

道林 假使眼見你去做成這件婚事而不勸，那簡直是一件罪惡。

奧賈 你還不給我住口麼？你這無恥的毒蛇！

道林 什麼，你是信神的，怎麼也發氣了？

奧賈 我再不同你來說這些昏迷的無意識話了；現在最後一次告訴你：不要給我說話。

道林 那我就不說話；我且把牠來思想。

奧賈 隨你去想就是；只是別跟我說一個字，否則……你懂得！（轉向其女）因為我是一

個聰敏的父親，我已經周密地把這事情考慮過了。

道林 假使我不能說話，我就要發瘋了，（當他旋轉頭來時，她就停止了。）

奧賈 雖然他不是好與貴婦人交際的人，但泰篤夫是很好……

道林 是的，好一個小白臉兒！

奧賈 正是，你們就使不看他所有最好的品格，他的模樣兒也够……

道林 呀，爲那一份漂亮的綠粧（奧賈轉過身去站在她面前，兩臂交叉着，直視着道林）

假使我處在她的地位，有誰要強迫我跟他結婚，使我苦痛的話，那我就會讓他知道，在一個禮拜之內，他可以嘗到一個婦人復仇的厲害。

奧賈 （向道林）什麼！我的話全沒有一點兒力量麼？

道林 呀？又有什麼差兒了？我又沒有跟你說話。

奧賈 那你在幹嗎？

道林 我在跟自己說話。

奧賈 哦，很好！（自言自語）她這樣的無恥，只有好好地給她個耳括子纔能懲治她。

（他準備打她，他跟她女兒說一次話，就轉過來看他一眼；但她只是靜靜地站着，不說一句話。）

奧賈 女兒，你一定要贊成我的計劃……想想罷，這樣的丈夫……我已替你選擇了……

（向道林）你怎麼不跟自己說話了？

道林 沒有什麼話好說。

奧賈 再說一個字罷。

道林 呀，不，謝謝你，現在不能說。

奧賈 你說了我會捉起你來。

道林 是的，我不是這樣的笨蛋。

奧賈 那末，女兒，現在說一聲服從就是了；你一定要帶着敬意接受我給你選擇的配偶。

道林 （跑開去）你永遠不能捉到我去嫁給這樣的一個傢伙。

奧賈 （用手向她揮去，沒有打中她）女兒你有這樣一個有毒的賤婦在這裏，我再和她

在一塊兒住下去就沒法兒不犯罪了；我現在心情太壞，不能談論事情了，她這種無禮的

言語，弄得我心燥極了，爲使我心裏平和起見，我不得不去散回步來。（下場）

道林 喂，你腦子裏把所有的言語全忘記了麼？難道一定要我從頭到尾地來替你說麼？他

們向你宣佈這樣荒唐的一個計劃，而你卻不說一句反對的話！

馬麗安 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父親是家主。

道林 沒有辦法應該用一切方法來避去這樣悲慘的事情。

馬麗安 但用什麼方法呢？

道林 告訴他，一個人的戀愛是不能叫人代理的；告訴他，你結婚是爲了自己並不是爲他；因爲去結婚的是你，所以那男人一定要你所心愛的，而不是他所歡喜的，如果奉篤夫真使他這樣迷戀，那就讓他自己去嫌他罷——反正誰也不會阻礙他。

馬麗安 在我覺得父親的權力是太大了，我在他面前簡直不敢說一句話。

道林 你總應該把這話說出來，凡來已經向你求了婚：現在請你說，到底你愛他不愛他呢？

馬麗安 道林！你怎能這樣誤解我的愛，會問這樣的問題？我沒有把我心事向你訴述一百次麼？難道你不曉得我是怎樣熱烈地在愛他？

道林 我怎能知道心與口是適相符合，而且你是真心愛他呢？

馬麗安 道林，假使你懷疑到這點，你誤解我得太厲害了；我已經把我內在的感情全告訴了你，並且還告訴得太坦直了。

道林 那他也很明白地在愛你的吧？

馬麗安 我想是如此。

道林 那你們倆人都很願意結婚的？

馬麗安 當然。

道林 那末你對於那另一件婚事有何計劃？

馬麗安 如果強迫我，我就自殺。

道林 好啦！這是一個方法，我卻沒有想到過，人死了，萬事都好了，這方法倒是奇妙的！但我，聽見人們說到這樣的胡話時，會使我發狂。

馬麗安 呀，道林，親愛的，你還會這樣發氣！你對於人們的困厄簡直沒有同情。

道林 我對於那些像你那樣的在緊急之時說着胡話而毫無主見的人，是沒有同情的。

馬麗安 但那人假使是膽小的，你又能要他怎樣辦呢？

道林 假使愛是沒有勇氣的，那愛情還值一文錢麼？

馬麗安 我不是常在愛他麼？把我從我父親那裏爭過來的，不是他的事麼？

道林 但你父親假使是一個瘋狂的傻子，完全給泰篤夫迷住了呢？他背棄了他的諾言，難道這是你愛人的過錯麼？

馬麗安 那我將公開地拒絕和斥罵這種配合，明說我已有了愛人麼？我爲他，不管他怎樣去丟掉婦人的溫和與孝順的義務麼？你要我把我的愛情公開出去麼……

道林 不，不，我什麼事都不要你做，你將成爲泰篤夫夫人了；我現在想到了，我真不該要你拒絕這次婚姻，唉，我有什麼理由能反對你的意志呀？哦，這樣好的一種配合，再好沒有的！一種配合！泰篤夫先生呀，呀！這候婦人選得可真不壞！泰篤夫先生，實在說來，決不是叫人討厭的人，決不是能做他的幸福的妻子，那幸運總不能算是小的了，全世界已經同聲地在爲他唱讚美之歌；他是尊貴的——在他的教區裏，而且也漂亮紅的耳朵，高大的模樣兒——呀，我那滑稽的人兒！真的，你能得他做你的丈夫，太幸福了！

馬麗安 呀，親愛的人……

道林 你能做這樣漂亮人物的新夫人，你心中充滿着何等的快樂與驕傲呀！

馬麗安 哦，停止罷，我求你；且替我想個法子出來將這婚事破壞，我完全讓你說服了，隨你說什麼話我都準備去做。

道林 不，不，女兒總得服從父親，就使他要你嫁給一只猴子也得服從，何況，你的命運又是很好的，還有什麼更好的呢？你將坐着馬車到他的小村中去，那裏你可以看到滿是叔伯與從堂兄弟們，他們的談話會使你開心，然後，他們會邀你去參加他們最好的集會，甚至會歡迎你到執法吏夫人，收稅吏夫人的家中去作客，她們會特別請你坐摺椅，那面一年一度，在狂樂，也許你可以遇到一個跳舞會；還有吹兩管風笛的音樂；有時會來一只敦乖了的猴子，要一次 Punch and Judy 的把戲；雖然你丈夫如果……！

馬麗安 呀，你是要我死喇，請你努力設法搭救我一下。

道林 多謝你。

馬麗安 呀！道林，我求你……！

道林 爲你計，這婚事是應該去完成的。

馬麗安 親愛的姑娘！

道林 不要那樣。

馬麗安 假使我說我愛凡來……

道林 不，不，泰篤夫是你的男人，你得去嘗嘗他的味道。

馬麗安 你知我是常常信賴你的；現在幫助我……

道林 不，我相信，你一定會被泰篤夫所化。

馬麗安 好罷，你對於我的命運既然是無所憐憫，就讓我祇同失望去商量罷；牠會忠告我，幫助我，且給我以勇氣；我知道，我所有的困難，只有一個真實解救的方法。

（她走了。）

道林 喂，喂，你回來，我的脾氣是發不長的，最後，我還是要可憐你。

馬麗安 呀，道林，你看，假使我非犧牲不可，我真是會去死的。

道林 現在你不要慌了，我們一定會想出一些方法來阻止他……不過現在你愛人凡來來了。

(凡來登場)

凡來 小姐，有一件新聞，對於我太新奇了，那消息剛剛纔出來，是很好的新聞。

馬麗安 什麼新聞？

凡來 你與泰篤夫的結婚。

馬麗安 我父親心裏確乎有這個計劃。

凡來 你父親，小姐……

馬麗安 是的，他已經變更了他的計劃，不過他現在纔向我提出來。

凡來 什麼！當真麼？

馬麗安 是的，他是當真的，而且還公然地固執着這個婚事。

凡來 那末你對於這事情決定怎辦？小姐。

馬麗安 我不知道。

凡來 這是一個怪好的回答，你不知道麼？

馬麗安 不知道。

凡來 不知道麼？

馬麗安 你的意見如何？

凡來 我麼？我的忠告是：無論如何要嫁給他。

馬麗安 這是你的意見麼？

凡來 是的。

馬麗安 你的真意是如此麼？

凡來 當然，這個女婿選擇得太妙了，值得接受的。

馬麗安 呀，很好，先生！我就接受你的意見。

凡來 我可以擔保，你是很容易接受牠的。

馬麗安 是的，同你給我這個勸告時一樣容易。

凡來 我爲使你歡喜，所以這樣勸告你，小姐。

馬麗安 我爲使你歡喜，所以將接受牠，先生。

道林 (退到舞臺後方) 讓我們看這件事情會鬧得怎樣。

凡來 是的，這是你的愛。原來一切都是欺騙，當你……

馬麗安 我求你，不要說那些話了，先生，你很公正地告訴我，要我接受別人給我找的丈夫；

我也就很公正地告訴你，我也想這樣做，因爲你已經給我這樣好的一個忠告。

凡來 不要拿我的話來掩護你自己罷，很明顯的，你是已經決了心的；而現在呀，你卻想找

到這點小藉口，來辯護你自己的背約。

馬麗安 正是如此。

凡來 當然是如此；你心裏就從不會真正愛我。

馬麗安 啊！你自然有這樣想的自由；隨你罷！

凡來 是的，是的，我有這樣想的自由，彷彿我那狂熱的愛情還能在你的欺詐中占有你時，我在別的地方會又向他人求愛的。

馬麗安 無疑的，你那高妙的背信法兒，可以贏得愛情……

凡來 呀，我的天！我怎麼又背了信！我知道我自己是很少背信的，但你卻已經給他證實了。不過我在別人身上還可以得到更多的親愛；我知道有某個人，他對於你那樣的離去是不以為恥的，從而我也可以補償這個損失。

馬麗安 這損失也並不見得大；對於這一個變故，反正你是很容易慰藉你自己的。

凡來 你可以相信，當我們被一個婦人的心所忘記時，那簡直是向我們的高傲心挑了釁；我們也一定要將他們忘記；如果不能，至少也要裝作把你們忘記，這一點我是要盡力去做到的，假使一個男人已經為他愛人所鄙棄了而仍然愛她那是再卑賤沒有的了。

馬麗安 誠然，這是個崇高而可貴的感情。

凡來 是的，這感情是誰都會讚成的，你當了我的眼投到別人的懷抱中去；難道還要我對

你的愛常在，不讓我把那見棄於你的愛呈獻給別人麼？

馬麗安 哦，當然不是！我是希望你早已獻給別人了。

凡來 什麼？你希望如此？

馬麗安 是的。

凡來 這是惡毒之上又加了侮辱；我立刻就走，去做你所想我做的事。（他走了一兩步，彷彿要出去了。）

馬麗安 哦，那很好。

凡來 （轉回）不過要記住這一點：使我走上這條絕望的路上去的是你呀。

馬麗安 當然。

凡來 （又轉回來）我所決心去做的，只是學你的樣罷了。

馬麗安 是的。

凡來 （在門口）够了；我一定會不差分毫地服從你。

馬麗安 那最好。

凡來 (又走回來) 這就永遠決定了。

馬麗安 就這麼着罷。

凡來 (向門走去, 但剛到門邊又轉了過來) 哦?

馬麗安 什麼?

凡來 你沒有叫我麼?

馬麗安 我麼? 你在做夢啦。

凡來 很好, 我去了, 永別了, 小姐。(他慢慢地去了。)

馬麗安 永別了, 先生。

道林 我一定要說你們兩人全昏了, 糊塗了! 我本想讓你們吵去, 到底會吵到什麼地步。哦。

哈, 凡來先生! (她跑過去捉住凡來的臂, 不讓他去, 他表示很大的反抗。)

凡來 道林, 你要幹什麼?

道林 到此地來。

凡來 不，不，我現在神經完全錯亂了，我要去做她所要我做的事情，你別阻礙我罷。

道林 不要走！

凡來 你看，我是完全決心了。

道林 哦！

馬麗安 (獨白) 我在這裏會使他痛苦，使他走，我還是自己走好了，讓他可以自由自在。

道林 (放開凡來，又去追馬麗安。) 現在又是另外一個了！你上那裏去？

馬麗安 不用你管。

道林 回來。

馬麗安 不，不，那沒有一點兒用處。

凡來 (自言自語。) 很明顯的，她見了我就會痛苦；最好是讓她自由。

道林 (放了馬麗安又去追凡來。) 又玩這套把戲！我說，你倆人兒全着了魔啦！現在，全給

我停止這些無聊的舉動；到此地來，你同你。（她先把一個拉到舞臺中間，然後再拉一個。）

凡來（向道林）你是什麼意思？

馬麗安（向道林）你想幹嗎。

道林 給你們調解；使你們脫出窘境。（向凡來）你現在跟她爭吵，可是你瘋了？

凡來 你沒聽見她對我說的話麼？

道林（向馬麗安）你會發這樣的氣，可也是瘋了？

馬麗安 你不見他是怎樣地待我麼？

道林 你倆人兒全是傻子！（向凡來）她一心所想的，就是怎樣忠實於你，我可以證明。

（向馬麗安）他呢，除你外不愛別人，所期待的就是要和你結婚，這一點我敢以生命擔保。

馬麗安（向凡來）那請你說，為什麼要給我這樣的忠告呢？

凡來 爲什麼關於這件事情也還要問我的意見呢？

道林 你們兩人都昏了，我告訴你們，來，伸出你的手來。（向凡來）拿你的來。

凡來 （兩手伸給道林）爲什麼？

道林 （向馬麗安）現在拿你的來。

馬麗安 （伸兩手給道林）但有什麼用處呀？

道林 呀，來，快些，現在你們兩人——要相互愛得比你們所想的更愛些。

（凡來與馬麗安相互握着手，可是好一會兒終不對視。）

凡來 （最後他轉向馬麗安）來罷，現在可不要那樣壞了，假使你並不會恨他，那就看他一眼罷。

（馬麗安斜視着凡來，帶着微笑。）

道林 我的天，這一對愛人够多麼傻呀！

凡來 （向馬麗安）現在讓我們看，我到底是有道理些，真的，你說些話來叫我痛苦，你卻

以此爲樂；你不是個壞傢伙麼？

馬麗安 不是你自己最沒有良心麼……

道林 得啦，把這事情留着將來討論罷；現在你們想想，怎樣可以破壞那件討厭的婚事。

馬麗安 那你告訴我們怎樣去辦。

道林 好罷，我們可以把所有的方法都試試。（向馬麗安）你父親是個糊塗蟲；（向凡來）

他的計劃是荒唐的。（向馬麗安）你最好還是假裝答應他，順從他的意見。一到危急的時候，你仍舊可以用拖延的方法阻止這件婚事，只要你能拖延得時間，那其餘的都很容易了，你可以信任我，有時你可以裝個急病騙他們，拖延一些日子；有時又可以造出一些不祥的預兆如：你遇到出喪，或打破了鏡子或夢見汗水，最好的一點，就是不得你說聲「是」，他們是不能將你嫁給任何人的，不過，現在我想，決不要讓他們看見你們二人在一塊兒談話。（向凡來）你立刻就走，要你的朋友設法，使她父親實行他的信約；我們一面要她哥哥出馬，再把那繼母也拉到我們這邊來，再見了。

凡來 (向馬麗安) 我們雖然努力去做, 但最大的希望總還是靠你。

馬麗安 (向凡來) 對於我父親的胡思亂想我不能負責; 不過除了凡來之外, 我什麼人都不嫁。

凡來 你使我快樂極了! 無論什麼東西到來時……

道林 哦哦! 這兩個愛人兒! 總是小孩子似的說不盡空話! 走罷。

凡來 (走了, 重新回來) 最後還有一句話……

道林 呀, 那來這許多話? 去你們的! 你走道扇門, 你走道扇。

(她用雙肩推開他們, 推向相反的方向。)

第三幕

登場者：

達米斯，道林。

達米斯 假使有任何尊長或權力者阻止着我，不使我乾脆地去拚一拚命，那就馬上讓雷公打死我，或到處去宣傳我是一個無恥的流氓罷。

道林 我求你把你這種情感放冷靜一點；你父親還只是提一提而已。一切事情，並不是該起了就一定成事實的，有時候，從計劃到行動，有着很長的道兒呢。

達米斯 不不，我一定要完結這卑鄙傢伙的計劃，要他從我這裏聽到一兩個真理。

道林 哦，現在慢慢地來罷，你可以把這傢伙，跟你父親一起，讓你繼母來處理，她對於泰篤夫還有一點影響，他對於她所說的話都很注意，我猜想他歡喜她，假使上帝保佑，事情真

是如此——那就再好沒有了，現在她已經替你請了他，想探聽他對於這件婚事的意見，再公然向他說明，假使他一味要穩憑這個計劃，那會發生什麼麻煩，他的僕人告訴我，他正在購告，不讓我去見他；但他還是說馬上就會下來，因此你最好出去，讓我來等候他罷。

達米斯 我也可以參加這次會見。

道林 不，不，非讓他們單獨講話不可。

達米斯 我不會和他說許多話。

道林 走罷！我們知道你和你的壞脾氣，敗事有餘，成事不足的！出去罷。

達米斯 不，我一定要看——我不會發脾氣。

道林 你出去呀，真討厭！他來了，躲藏！

（達米斯去躲在臺後的密室中。）

（秦篤夫登場。）

秦篤夫 (當他一見道林,就向臺外的他的僕人說話。)勞倫斯,把我那毛布襯衣及戒杖收藏起來,願上天賜你光明,假使有人來看我,就說我施捨東西給犯人去了。

道林 (獨白)多虛偽多誇耀呀!

秦篤夫 你要同我做什麼?

道林 告訴你……

秦篤夫 (從口袋裏拿出一塊手帕來)呀!在你說話之前,請拿着這塊手帕。

道林 什麼?

秦篤夫 蓋住這個胸口,看了牠叫人難受,像這種東西會汗辱我們的靈魂,使我們心中充滿罪惡的思想。

道林 難道你這樣容易受惑,而肉體對於你的感覺竟有這樣的力量麼?我卻不是這樣貪色,就是你從頭到腳都一絲不掛,你的皮肉還是一點兒也不能引誘我。

秦篤夫 話說得稍微客氣一點,否則我就要請你出去了。

道林 不不，我自己會出去；我要說的只有一件事，夫人快要下來，想跟你說一句話。

秦篤夫 呀！因所願也！

道林 （獨白）這一下够多麼溫柔！我的天，我相信是中了。

秦篤夫 她快來麼？

道林 我已經聽見她聲音了，是的，她本人來了；我走了，讓她在這裏。（下場）

（愛兒米上場。）

秦篤夫 願上天的至愛永遠給與你身體上和靈魂上的康寧，願上天依照着他最順從的
信徒的願望與禱告，賜福於你！

愛兒米 我很感激你虔誠的願望。讓我們坐下來罷，好從容地談話。

秦篤夫 （坐下之後）貴恙可全癒了？

愛兒米 （也坐下）大好了；不久就退了燒。

秦篤夫 我怕我的禱告，還不足以感動上天賜與這樣的恩惠；要知我所有向天上的祈求，

全是拿你健康的恢復爲目的。

愛兒米 蒙你太關切我了。

泰篤夫 我們還是嫌自己不復愛護你寶貴的健康。我恨不得替你害病，恢復你的健康。

愛兒米 你是把基督的慈悲推廣得太遠了；對於這種仁愛，我很感激。

泰篤夫 你太值得我們愛護，我所做的還不夠呢。

愛兒米 我有一件事情要同你秘密談一下；此地沒有人會聽見，我很歡喜。

泰篤夫 夫人，我太歡喜了；祇有我和你在一起時，這是多麼愉快而甜蜜呀，以前，我曾幾次

向上天要求這個機會，一直到現在纔算得到了。

愛兒米 我唯一的願望就是要你對我說一句話，很坦白很公開地，不要瞞我一點。

（達米斯偷偷地把密室的門開了一半，他們都沒看見。）

泰篤夫 我極願把我的心靈完全展開在你的眼前，這簡直像上天給我的特殊恩惠，並且我對你發誓，你的美招引着我來訪問你，這雖會給你麻煩，但還不是因爲恨你，而是因爲

感情上對你的崇拜，完全是出乎純潔的動機……

愛兒米 我也是以這樣的態度來接受你，我想我的超度得救與你有深切的關聯。

秦篤夫 夫人，是的；這也就是我的信心……（按着她的指尖。）

愛兒米 啊！你按得太緊了。

秦篤夫 因為太富於熱情了，我決不會想弄痛你，而且我願立刻……（他將手放在她膝

上。）

愛兒米 你的手在那裏做什麼？

秦篤夫 摸摸你的長衣；這材料很柔軟。

愛兒米 不要動牠，我求你；我是很怕癢的。

（她把她的椅子移開一些，秦篤夫又將自己的移近一點。）

秦篤夫 （拿住愛兒米衣裳上的花帶）啊哈！這帶子造得多精緻，多巧妙！這些真是奇蹟，無論什麼東西不會做得再好的了。

愛兒米 是的，很對，不過現在讓我們來談那件事情罷，他們說我丈夫的意思，想毀他以前的約，要把馬麗安嫁給你，是不是？

秦篤夫 他確曾向我吐露過這樣的意思；但是，夫人，這確乎不是我所追求的幸福呢；我在別的地方發見了一種甜密的叫人不得不愛的美，一種狂歡充溢了我每一個思想。

愛兒米 你的意思是說你不能愛世俗的事情麼？

秦篤夫 不，我胸懷中的心並不是石頭做的。

愛兒米 我很相信你所有的感動全是爲着天，下界沒有一件東西可以留住你的思想。

秦篤夫 天上永久性的美並不能使我們不愛人世間的美；上天在世間所成就的最完美的作品，是很容易吸引我們的感官的，牠那反映出來的美，在像你那樣的身上，顯着牠那最稀有的奇蹟，牠在你的臉上展露出道般奇妙的美，眼見了會耀炫，心兒會被你奪去；我看到了你，長得十分完美的人兒，總不得不稱讚那偉大的自然創造主，且感覺到我全心都被愛你的熱情所燃燒着，你是上帝自身最美麗的肖像呀！開始我曾爲這個祕密的愛

而戰慄，許是魔鬼所設的陷阱吧；甚至我要我的心逃避你的美，以為這是我超度的阻礙，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啊，最可愛的人兒，我覺得我那感情是無罪的，我能使牠合乎貞德，因此，我就在你的美色之前死心塌地了，我一定要承認，把我的心貢獻給你，實在太大膽了；我對你的愛完全是因為你有完美的善，決不是但憑我一點可憐而微弱的努力，你是我的希望，我的支柱，我心裏的和平，我的痛苦或幸福完全依靠着你，我是任你裁判，假使你願意，我就幸福了；否則，你也可以用命令來懲罰我。

愛兒米 你的話太多情了；確乎有點令人驚愕，我想你還該把你的心修養得更好些，再想一想這樣的事情，像你那樣的一個敬神的人，到處聞名……

塞篤夫 雖然是信神的，但我終究還是一個人呀；當一個人看到了你那樣天仙似的美色時，心是被折服了，牠再不能想別的事情，我知道這些話由我說來彷彿有點奇怪；但是，夫人，無論怎樣我不是個天使呀；假使你怪我不該作這種公然的自白，那你祇應該怪你自己不該生這樣的美色，當我一見你那種超人間的美色後，你就成為我靈魂的主宰了；你

眼中具有難於形容的憔悴，很狂暴地把我那仍想抵抗的心佔住了，而且贏得了我的一切：齒齠，祈禱及眼淚，把我所有的信心全轉向於你，這情意在我的表情上，我的嘆息中說過了一千次；現在，要把牠完全表白出來，不得不借助於聲音了，假使你能慈悲地俯察你賤僕的苦悶，假使你的仁善能給我以安慰，能屈就我這卑賤的人，啊，親愛的仙人兒，我將永遠以無雙的誠心來禮拜你，而且同我在一起，你的名譽不會有任何危險！同我在一起，你不用怕輿論的攻擊，那些好婦人所歡喜的執持子弟們，時常吹噓他們的行為，說話中滿是虛榮；他們時常公開他們所進行的事情；假使你信任他們，那他們嗷嗷不休的話，會沾汙他們敬神的聖臺，但像我那樣的人，在戀愛中是如此小心，你可相信我永遠會保守秘密，我既然小心地保護我自己的美名，當然也可以完全保證我所愛的人你看好了，同我們那樣心地誠實的人在一起，那末戀愛不會有什麼亂子，享樂也不用懼怕的了。

愛兒米 我完全聽到了——至少，你的話是清楚的，但是你不怕嗎？也許我會把你這種求愛的情緒告訴我丈夫，假使確確實實將這事情告訴了他，許會改變他對你的友誼吧。

泰篤夫 我知道你是極仁慈極慷慨的，你會恕我的唐突，你且顧着人類的弱點，原諒我瀆犯了你的狂放的感情，再當你照鏡子的時候，請不要忘記，我並不是一個瞎子，也是血肉組成的人呀！

愛兒米 有些婦人也許不會那樣做，但我是能應用我理智的判斷的，我可以不將這件事情對我丈夫講；不過回過來我要求你一件事情：就是你應該坦白誠懇地促成凡來與馬麗安的婚事；再不要施展你不正當的影響，希冀奪取別人的權利而且……

達米斯 （由藏身的密室中出來）不，我說這事情一定要公開出去，我正在那裏，一切都聽到了；爲要使這流氓震駭，對他的偽善與傲慢加以報復！上帝特地要我到那裏去的，我一定要去向父親揭破這個秘密，告訴他這個流氓要想愛你。

愛兒米 不，不，只要他能改過就夠了，要使他努力改善，俾他接受我們的恩惠而無愧；我已經答應了，你不要妨礙我，我不願把這種醜事公然宣揚；一個忠實的妻子不可儘注意這些淫汗的行爲，決不應拿這種事情去告訴丈夫使他難過。

達米斯 你有你這樣做的理由；但我也沒有不這樣做的理由，現在假使再去饒他，那簡直是笑話，他這虛偽的固執者的傲慢態度，放肆得太久了，使我憤極，而且使我們家庭中發生了這麼多的亂子，這流氓玩弄我父親也很久了，阻撓我妹妹的和我的戀愛，現在一定要把這壞蛋的假面具在他面前揭露出來；上帝已經給我以辦理此事的法子了，假使我不利用這次機會，那就對不住天，而且我永遠再不會得到牠。

愛兒米 達米斯……

達米斯 不，不，請你走開罷；我是不能受你的勸告了，我太快活，你別想叫我放棄那報仇的快樂罷，我立刻就要把這事情了結，哦，正好，我父親來了。

（奧賈登場。）

達米斯 我們有個新聞，正歡迎你的到來，這新聞真新奇，叫人驚駭，你對他太關心了，這位漂亮的紳士卻以最美妙方法來報答你的愛，他的熱情，如現在所證明的，卻正設法來使你蒙受恥辱，我見他向你的妻子可恥地獻他那有罪的爱，我大吃一驚，她，有點過於溫和

謹慎了，堅持要把這件事情隱瞞着，但我卻不願寬恕這無恥的事情，也不願意隱瞞你。

愛兒米 我相信一個妻子決不應當用這種無聊話來擾亂丈夫心中的和平的；一個婦人的名譽並不是掛在說話上面；假使他防禦了自己，那就够了；所以我想，達米斯，你假使能聽我的忠告，就不該說出來的。（下場）

奧實 天呀！我能相信這些話嗎？

泰篤夫 是的，兄弟，我是壞蛋，我犯了罪，我是一個可憐的罪人，完全沈陷在罪惡裏了，我是從來最大的罪人，我生命的每一瞬間都沾染着汗點；我的一生只是一大堆罪孽與汗泥；我看得很清楚，上天爲要懲罰我，一定要使我現在痛苦，無論他們用什麼罪名來攻擊我，我都可接受，我只是竭力壓抑我自衛的驕傲心，望你相信他們的話，以憤怒來反對我罷，把我當成流氓從你的家中驅逐出去罷，自然這種恥辱對我是太大了，但我所應得的卻比這還要大得多。

奧實 （向其子）你還沒天良的不信神的惡棍，竟敢捏造這樣的事實來玷汙他清白的

德行嗎？

達米斯 什麼！這個偽善者假裝的溫良柔順，就使你不信任……

奧賈 不要說話，你這可咒詛的壞蛋！

泰篤夫 啊！讓他說罷；你罵他是不對的；你最好相信他的話，你爲什麼在這種事情上都待我這樣好？我所能做的事情，你如何知道？兄弟，難道你從我的外表看來，就斷定我是一個好人嗎？不，你是被我的外表所騙了，唉，雖然人家都信我是神聖的，但我只是一個卑賤的人！（向達米斯）是的，我親愛的孩子，說下去罷，稱我爲叛徒，流氓，賊，殺人的兇手罷，就是把更可惡的名字加在我身上，我也不會反抗；這都是我應得的；我將跪着承受這種不名譽的行爲，在羞恥中來賠償我所犯過的罪惡。

奧賈 呀，兄弟，這是太過分了！（對其子）你是不能寬恕的，你這下流的痞子！

達米斯 什麼！他的話竟騙住了你……

奧賈 不要給我說話，你這流氓！（向泰篤夫）兄弟，我請你起來！（對其子）無恥的壞傢

伙！

達米斯 他能……

奧賈 不要說話！再說一句話，我把骨頭都打斷你。

泰篤夫 兄弟，我用上帝的名求你不要向他發氣，我寧可自己消受最大的痛苦，不願他爲我受一點兒委屈。

奧賈 （對其子）沒有天良的惡鬼！

泰篤夫 別罵呀！我跪下來求你原恕他……

奧賈 （自己也跪下，擁抱着泰篤夫）啊！你怎能如此？（對其子）壞蛋！你看他多仁善！

達米斯 哦……

奧賈 不要開口。

達米斯 什麼！我……

奧賈 我叫你不要開口，我知道你攻擊他的動機，你們大家都恨他；我的妻子，子女，僕人全

都對他不敬，你們甚至用一切可恥的鬼計想把他趕出我的家，你們愈想把他弄掉，我愈要他同我一塊兒留着，我就要把女兒嫁他，使你們大家驕傲不起來。

達米斯 什麼！你將強迫她和他結婚麼？

奧賈 是的，而且就是今天晚上，故意使你生氣，你這小流氓，呀！我將給點顏色把你們看看，要你們曉得我是一家之主，一定要服從我的，流氓，現在馬上給我跪下來，收回你所說的話，請求他原諒。

達米斯 誰跪我嗎？要請這個欺詐的流氓原諒我嗎？

奧賈 你這叫化子，你抵抗，你侮辱他麼？拿個棍子來，拿個棍子來！（向泰篤夫）不要阻止我，（對其子）滾出去！馬上離開我的家，混蛋，再不許你踏進這裏一步。

達米斯 好的，我會離開你的家，不過……

奧賈 快滾，你這浪子，你不能承繼我的產業，我只咒詛你，（達米斯下場）什麼！竟這樣來侮辱一個上帝的聖人！

泰篤夫 願上帝恕他所給我的一切苦痛，（向奧賈）你真不知道，當我見他們企圖對我的兄弟來誹謗我時，我是怎樣地痛苦呀！

奧賈 呀！

泰篤夫 我要想到這種沒情義的事情，我靈魂就感受到很大的痛苦……我怕牠……呀！我心裏是充滿了——我不能說……我想我會爲牠而死。

奧賈 （含着淚奔向他兒子被逐出的那扇門。）流氓！我不該讓你走的，應該就在此地親手殺死你。（向泰篤夫）兄弟，你寬慰自己一些罷，不要生氣。

泰篤夫 不，兄弟，讓我們完結了這些悲痛的爭執罷，我知道我使你不安，現在必須要離開你的家了！

奧賈 什麼！這是什麼話？

泰篤夫 是的，他們恨我在此地，所以企圖使你懷疑我的忠信。

奧賈 這算什麼？難道你見我聽他們的話嗎？

秦篤夫 他們當然不會就此停止的，今天你雖然不聽他們的話，但是這種類似的報告將來終有一天會使你相信。

奧賈 不會，兄弟，永遠不會。

秦篤夫 唉，我的朋友，婦人是很容易移動她丈夫的心的呢。

奧賈 不，不。

秦篤夫 所以頂好還是讓我趕快走開，使他們沒有理由可以攻擊。

奧賈 不，你應該留着；我的生命全靠着他。

秦篤夫 那末我只有使自己受苦了，但假如想……

奧賈 不，永遠不會。

秦篤夫 那很好；再不用提那事兒了，不過我將管束我自己的行爲以適應這種情形，名譽是脆弱的，所以我們的友誼要使我設法防止猜疑，除去一切誹謗，避開你的妻子。

奧賈 不，你可以同她往來，不管他們，使他們生氣我倒很覺得快樂，無論什麼時候你都可

以和她在一起；而且我還辱沒他們一下，我將祇指定你作我的繼承者；我馬上要寫張贈與契約給你，將所有的財產贈你，一個真正好的朋友做了我的女婿，在我看來，是比我兒子，妻子及親戚好多了，你願意接受我給你的贈與嗎？

泰篤夫 一切全照上天的意志來辦好了！

奧賈 我可憐的人兒，我們快快去簽訂贈與契約，讓他們的妒忌與毒恨一齊爆發罷！（下場）

第四幕

登場者：

克來安與泰篤夫。

克來安 現在這事情已經鬧得滿城風雨了，對於你的信仰並不見得有利的；先生，我剛巧能碰到你，想告訴你一點兒直率的意見，請你不要把這不道德的事情做得太過分了，不要加我們以最壞的譯名——如說達米斯做了忘恩負義的行爲，捏造事實來誣毀你，難道一個基督徒寬恕人家之後，還可以在心裏滿懷着復仇的願望麼？爲了同你的一點小爭執，你能讓他父親把兒子驅逐嗎？我再對你說，坦白地對你說，你這種行爲，簡直把上下人等全汗辱了，如果你願意接受我的忠告，那你快快別那麼幹罷，事情不要做得太過分了，把你的憎恨爲上帝而犧牲了罷，將達米斯和他父親的關係恢復轉來。

泰篤夫 啊！一切與我有關的事情，我總很樂意去做的，我對他並無惡意；我寬恕一切，一點也沒有攻擊他，我滿心想爲他設法；但是，爲了上天的利益卻不能允許這個；假使他回來，那我就得離開這個家，自從他做了這件無可比擬的罪惡以後，我和他中間的一切交接都會發生麻煩；而且各個人的本意如何，也祇有上帝纔能知道，他們也許可以因此想出極無聊的陰謀來，會說我覺悟到自己所犯的罪惡，所以假裝以基督徒的愛去賜給那爲我所害的人，彷彿因爲我心裏怕他，所以想討好他，以卑鄙手段叫他不出來說話。

克來安 你總會拿漂亮話來推諉，所有的理由都是牽強附會的，爲什麼你要假借上天的名義呢？難道上天要我們幫助他去處罰罪人嗎？把你自己復仇的念頭去掉，記住上帝所命令我們的忠恕之心罷；而且，當你遵從着上天的意志行事時，少想一點人們的意見，當你做一件神聖的事業時，是否會因爲怕世人的非議而停止呢？不會！——讓我們時常做上天所命令我們的事，別讓其他的問題來把我們的腦筋弄混亂了。

泰篤夫 我已經告訴了你，我能原恕他；先生，這也就是依天意行事，不過自從那天事情發

生以後，上天卻不令我和他同居。

克來安 那末上天難道命令你去聽從他父親的胡思亂想，去接受那你無權接受的他的產業嗎？

泰篤夫 先生，只要是知道我的人，誰都不會說我的行動是出乎自私的動機，塵世間的財寶，我並不愛好，我決不會見牠們的燦爛光澤而目眩；因為他堅決地要給我，我就接受了，老實說，我之所以接受這份財產，祇爲怕牠落於壞人之手，會將牠浪費，不能像我所計劃的那樣用法，卽用以爲上天的光榮及我鄰人的利益。

克來安 呀，先生，別說那些良心的胡話了，這會使那合法繼承者不平，你不要拿得太多了，他自己冒着險，出死入生地所得來的財產，應該歸他的；想想罷，與其被人家罵你搶他的財產，還不如讓他浪費好，你竟能厚着臉接納他的贈與，我真是奇怪！請你說，真的宗教中曾有一條教義教我們去搶劫一個合法的繼承者的財產嗎？假使上天真的不要你和邁米斯住在一起，那末你自己靜靜而誠實地退出去，比他兒子爲你的緣故而無理地被逐

總要好些吧？如果這樣做，先生，我相信，你一定會給人以忠實信心的實例……

泰篤夫 先生，現在三點半了；爲某種宗教功課我必須回私室去了；請原諒我這樣快地離

開你。（下場）

克來安 （獨自一人）呀！

（愛兒米，馬麗安及道林登場。）

道林 （向克來安）先生，我們求你，爲了她，願你盡所有的力量來幫助我們，他難過極了，簡直是不能忍受了；她父親今天夜裏就要她舉行的婚事，時時刻刻在使她灰心，他正在來了。現在讓我們大家的力量聯合起來，我求你，用我們的力量或計謀試將他的心境改變過來。

（奧賈登場。）

奧賈 哦呵！你們都在這裏，很好，（向馬麗安）我親愛的，這個約書將使你幸福，你大概已經知道了，這是什麼東西。

馬麗安 (跪於奧貫之前) 父親，我用那知道我痛苦的上帝的名，再憑著一切能够感動

你的東西，求你稍稍節約你的父權，在我這戀愛的事情上，允許我不服從你呀，求你不要用那粗暴的命令以致使我把你長向上天怨訴，你永遠是我的父親呀；求你不要糟蹋我那可憐的生命，這是你給我的，假使你要打破我甜密的希望，你不允許我委身給我敢愛的人，那末，至少，我求你呀，我跪著求你，不要把我嫁給那我討厭的人，免使我痛苦終身！不要在我身上施展你所有的權力，把我驅到什麼絕路上去呀。

奧貫 (稍感動) 鎮靜點兒，我的心肝，鎮靜點兒！別太做那些柔弱態了！

馬麗安 你愛他，我並不嫉妒；隨你怎樣愛他都行；把你的產業給他罷，假如不夠，把我所有的加上也可以；我情願同意，情願放棄，祇求你不要把我，你的女兒給他；否則，情願在修道院苛刻的規律下，消磨我悲慘的殘生。

奧貫 女孩子總是那樣蠢！當父親要妨礙她們愚蠢的戀愛時，她們就要去做尼姑了，站起來罷！你尤其不高興嫁他，那這婚事尤其會使你的靈魂得救，所以你還是壓抑一下感情

去和他結婚罷，再不要爲這事使我煩惱了。

道林 但是什麼……？

奧貢 你麼，在你沒有變好之前，別給我說話，我告訴你，不許你說一句話！

克來安 假使你允許我回答和勸告你……

奧貢 兄弟，我很看重你的勸告；你的意見都是深思熟慮的；簡直是再好沒有的了；但要請你允許我一件事，就是我不能聽你。

愛兒米（向其夫）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簡直找不出話來同你說了；你這種盲目的樣子使我驚駭，你是叫他迷住了，會不相信我們所告訴你的今天此地所發生的事情。

奧貢 我是你忠順的僕人；而且會觀察事情，當牠明顯得像人們臉子上的鼻子一樣的時
候，我知道你是偏視着我這個不肖子，不敢出來證明他用以反對這個可憐人兒的鬼計；
此外還有一點，你那時是太平靜了，使我不能相信；假使真有這件事體，那你一定會更加
煩惱些。

愛兒米 難道爲了我們的名譽起見，一遇到有人提到私戀時，就非發怒動武不可麼？難道對於這種事情，一定要報之以怒目和謾罵嗎？在我覺得，對於這種舉動，一笑置之就夠了；我不願把牠高聲地宣揚開去，我想，我們的德行應該是溫和的；那些野蠻的假裝貞節的女子，我不很贊成，時常爲了一言半語，就爲什麼名譽起見，用齒用爪去抓男人的眼睛，這又何必！好得上天沒有給我這樣的名譽心！幸而我不是一只雌老虎，我相信冷靜的拒絕，也可以很有力地打退一個求愛的人。

奧貢 我知道……但你還不能使我放棄這種態度，不能叫我相信。

愛兒米 你的懦弱真又使我驚駭；你現在不相信，假使我讓你親眼看見，我們所告訴你的，是真實的，不知你將如何回答？

奧貢 看牠嗎？

愛兒米 是的。

奧貢 胡說。

愛兒米 好！假使我能設法給你看見那件事情，看得像青天白日那樣清楚，那又將如何？

奧賈 這是廢話！

愛兒米 好怪的人！不過你回答我，我現在並不要你相信我們，只是假定在此地，你好好地躲着，可以使你很清楚地看見而且聽到一切；那你將怎樣對你那道德先生說話？

奧賈 爲什麼，那末，我將……什麼話都不說，這是決不會有的。

愛兒米 你糊塗也糊塗得太久了，把我常說謊者看待，也已很久了，現在爲使我自己滿足起見，一定要立刻證明給你看，我們告訴你的話是真的。

奧賈 阿門！我且信你的話罷，我們且看你到底有什麼鬼計，你將怎樣履行你所允許我的話。

愛兒米 （向道林）請他到我這裏來。

道林 他是一個狡猾的傢伙，怕很難叫他入彀吧。

愛兒米 呀，不會！一個求愛的人總是容易受欺的；而且自負的人常會自欺，要他到我這裏

來。

(向克來安與馬麗安)你們退去罷。

(克來安與馬麗安下場。)

愛兒米 拿過這個桌子來，你就躲在下面。

奧賈 什麼？

愛兒米 一定要把你好好地藏起來。

奧賈 爲什麼要在那下面？

愛兒米 哦，親愛的！照我所說的做罷，我有我的主意，你瞧罷，現在，躲下去，我對你講，躲在那兒以後，可要小心，別讓人家聽得或看見了。

奧賈 我現在是很耐心地順從着你，我一定要說明白；不過我總可以由你的鬼計中來觀察你。

愛兒米 好罷，到那時，我想你再沒有什麼話好說的了，(對其夫，他現已躲在桌下)不過

你，得注意，我將做一些新奇的事情；你得先事準備，切莫震怒，無論我說什麼話你都不用管，因為目的祇是要你相信，所以我不得不向他灌一點迷湯，順順他無恥的慾望，讓他自己地做出不要臉的事情來，纔好把他偽善的假面具揭破，但這都是爲了你，爲要給你證明他的罪惡，我也得假裝在愛着他，祇叫你相信了，我就會離開，只要你不要我將那把戲玩下去，我就可以停止，所以當你認爲事情做得過分的時候，你應該出來停止這個瘋狂的追求，你應該出來救你的妻子，當你的被騙已經覺醒時，可再不讓你妻子受那活罪了，這是你自己事情，你一定要出來，阻止，當……他來了，別作聲，別讓他看見。

（泰篤夫登場。）

泰篤夫 他們告訴我說你想在此地同我見面。

愛兒米 是的，我有一點秘密要單獨告訴你，請先把門關上了，到處看一下，怕有人會偵探我們。（泰篤夫去關了門又回來）剛纔所發生的那種情形，實在我們不能讓牠再演了；以前難道也有人這樣地被竊過麼？達米斯爲了你的緣故，曾極可怕地威嚇過我；你看我

是竭力在打破他的計劃，叫他不要發怒，但我不曾想反駁他的話，爲此煩惱極了；好在事情卻弄得更好了，謝謝天，現在我們是更安穩了，你所具有的好信仰，將這風浪平下去了；我丈夫不會懷疑你，而且不管人家怎樣誹謗，他堅持着要我們常在一起；所以我現在可以和你單獨地關着門坐在一起，不會有實罵的危險，並且能够把我的心向你告白，我是極願意接受你的情意的呀。

秦篤夫 夫人，你的話有點難懂；你現在完全用一種不同的方式來說話。

愛兒米 假使我剛纔的拒絕竟使你不快，那你就太不懂婦人的心理了；爲什麼那時要表示這麼微弱的一點抵抗，你是完全推測錯了！一開始，對於男子所加於我們的溫情，因爲我們的害羞，總要稍稍拒絕，不管我們有好多理由可以辯解我們的愛是正常的，但去接受愛，總覺得有點難以爲情，就使我們是願意了，也竭力要裝做不願意的樣子，因此，我們的心雖然降服了，可是爲了我們的自尊心，決不願把心裏的話說出來，故意不肯答應，只是半推半就。我是把心中的秘密全告訴了你，全不曾顧到羞恥，不過現在我要鼓起勇氣

來對你說了，請你告訴我，假使你向我說的話使我討厭，那我爲什麼要叫達米斯不說出來，爲什麼能這樣安靜地聽你向我求愛，而且忍受着你以後的硬辯——記得吧——而且當我竭力勸你不要接受那件婚姻事時，我的熱忱總會給你暗示吧，如果不是爲了你對我的愛悅，以及我不願你結婚之後，使我不能全部佔有你，難道肯這樣勸你麼？

泰篤夫 當然，從那最可愛的小嘴脣中，聽到了這樣的話，我是快活極了，那些話是蜜一般的甜，牠使一種難於形容的愉快，流遍了我全身的感官，我的心以最大的熱忱來愛你，把你的愛認爲是一個大大的幸福；但是對於這個鴻福，要請你原諒，卻不得不有一點兒懷疑，我覺得你所說的話是破壞我今天婚事的一種好心的計策；假使說得明白一點，就是我不能相信幾句太媚人的話，除非你答允給我一些小小恩惠，證明這些話是真的，而且能在我的心靈中，很堅固地築下了對你多情的慈悲底信心。

愛兒米 （咳嗽使其夫注意）什麼！爲什麼這樣性急？你要一下子把婦人心中的愛情完全吸盡嗎？她已經不顧一切自白了她的愛，而你還不滿足，一定要她把那最大的恩惠給

你，纔能叫你滿足嗎？

秦篤夫 一種非分的幸福，常使我們不敢企求；而且僅僅說話很難減少我們愛的慾念，太幸福的命運，反覺得是可疑的，所以一定要享受了以後，纔能相信他是真的，而我呢，頗有自知之明，我是太不配接受你的美意了，以致不得不懷疑自己的幸運，所以，夫人，假使你不用什麼實在的恩情來證明你對我的愛，我是什麼也不會相信的。

愛兒米 呀！你的愛簡直是像專制魔王，把我的心弄得異常煩悶！你用了怎樣可怕的權力在統治着一個被你所征服了的心，怎樣粗魯地想達到你的願望！什麼！我真是無法解脫你的追求嗎？緩一些時都不行嗎？甚至不給人家呼吸的餘地麼？不，你利用了婦人心理上的弱點，這樣強迫着我，難道是對的麼？

秦篤夫 不過我對你的崇敬如果已經得到了你的青睞，為什麼還不肯給我一點真實的
愛我的證據呢？

愛兒米 假使我答允了你的要求，豈不違背了上天麼？這上天是你常常談起的。

泰爾夫 如果上天現在阻礙着我的愛；我能很容易把這點小小的障礙物除去；你用不着爲這些小事擔心。

愛兒米 但他們會拿上天的命令來恐嚇我們！

泰爾夫 親愛的夫人，我能把這些愚蠢的憂慮消除；我懂得平定那亂子的法兒，上天誠然禁止某幾種享樂；但我們可以想出法子來和天意相合，夫人，有一種科學告訴我們，如何依着我們不同的情境，可以擴大我們良心的範圍，而且只要我們動機純潔，壞事情也會變成好的，我將及時地教你這一切祕訣，夫人，你只要聽我的話就是了，讓我滿足我的願望罷，一點兒也不要怕；我對牠負責，我來擔當這罪惡好了。（愛兒米咳得更高，）你的咳嗽很不好。

愛兒米 是的，我很痛苦。

泰爾夫 你願意服用這一點甘草嗎？

愛兒米 我覺得我的病很討厭，恐怕世界上的甘草對牠都沒有用處。

秦篤夫 這是很難愛的。

愛兒米 簡直非言語所能形容。

秦篤夫 無論如何，你所顧慮的事情都很容易除去的，同我相愛，一定能够守得秘密，秘密既然不洩露。自然不會有什麼害處了，最討厭的就是公關非議，至於秘密的犯罪，根本就算不得罪。

愛兒米 (又咳了一次) 這樣說來，我是只有投降你了；我同意把一切都給你罷，否則就不能使你完全滿足，或取得你的信仰，當然，做到這個地步是很難的，我竟走得這樣遠，完全違反了我自己的意志；不過我現在是不得不這樣做，因為非此不足以取信於你，你無止境地向我要愛的證據，我只有決心來順從別人了，不過我的同意，假使會使人發生厭惡之感，那末你這強迫我走到這個地步的人一定是比我更壞些；這個錯誤當然不能說是我的。

秦篤夫 夫人，用不着那樣；那事情的本身……

愛兒米 我請你把門打開，看看我丈夫是否在廳裏。

泰篤夫 爲什麼要這樣提防他？在我們自己中間，我可以隨意玩弄他，他見我們在一起會以爲榮耀的；他完全給我騙住了，就使他看見了一切，也會完全否認。

愛兒米 不管這些；去罷，我求你去看一下，每一個牆角裏都要查看。（泰篤夫下場）

奧賈 （打桌下爬出，）那個，我承認那個人……真是可惡！我再也耐不下去了；這整個的事情使我無話可說了。

愛兒米 什麼？爲什麼那樣快就出來了？你還不能那樣說！回到桌子底下去；現在還沒到時候；躲在那裏看，一直看到底，使你完全相信，切不要僅憑推測就輕信一件事體。

奧賈 地獄裏無論什麼東西都不會比這更壞的了。

愛兒米 啊！我的夫！別那樣輕信呀，讓我們完全證明給你看看罷；不要那麼快就給折服了，也許你會錯謬呢。

（泰篤夫登場，她將其夫藏于身後。）

泰篤夫 (沒有見奧貢) 夫人，一切都使我滿意，我把這屋子轉遍了，沒有一個人；現在，呀，我這淫蕩的靈魂……。

奧貢 (出來阻止他) 慢點兒！你太熱中戀愛了；你不該這樣溺於色情的。呀，哈！我那神聖的人兒！你要來愚弄我！你的靈魂是怎樣墮落到色情的誘惑中了呀！要娶我的女兒，呀！——還要我的老婆麼？我很久就疑心，到底這事情是否真的，我總是希望能把這種情關改變過來。但是，現在證據已經給我太多，在我是已經滿足了，再不要什麼證據。

愛兒米 (向泰篤夫) 我本性是極不願串這個角色的；不過事情卻不得不叫我這樣來對付你。

泰篤夫 什麼？你相信……？

奧貢 算了罷，不要抗辯，請你離開此地，再不要為這事情多費話。

泰篤夫 但是我的意思……

奧貢 現在已不是談話的時候了，你給我離開我的家。

泰篤夫 離開此地的應該是你，你還想在此地做家主嗎？這房屋早已歸我了，我要叫你知道，並且明白地告訴你，玩這種卑鄙的鬼計，要同我鬧架是沒有用的，你不能隨意來侮辱我，因為我有東西可以破壞你的謊言，對你的積神能夠報復，而且非叫那些叫我出去的人懺悔不可。（泰篤夫下場）

愛兒米 這是什麼話？是什麼意思？

奧貢 呀，我的天！我是昏了，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愛兒米 什麼？

奧貢 從他的話裏，我纔想到我做了一個大錯；那張贈與契約，使我弄得沒辦法了。

愛兒米 贈與契約……

奧貢 是的，那是已經不能挽回了，不過還有一件東西讓我們馬上去看一看，樓上有一個

匣子是否還在。（下場）

第五幕

登場者：

奧賈與克來安登場。

克來安 那樣快上那裏去？

奧賈 我自己也不知道。

克來安 我想我們應該開始來討論一下，究竟怎樣來應付這件事情。

奧賈 我爲這個討厭的匣子弄得要命了。牠最使我灰心。

克來安 這匣子裏一定藏着很大的祕密吧？

奧賈 這是我的朋友阿格斯出事的時候拿來的，他親自把牠拿來；極祕密地放在我這裏，在他亡命期中他把這匣子託付給我，從他的話中聽起來，這些文件是有關於他的生命

和財產。

克來安 那你怎能把他託付於另一人之手呢？

奧賈 因爲心裏糊塗，相信了這個忘恩負義的人；他的詭辯竟使我覺得非把那匣子交給他不可，他的理由是，假使我交給他，那末如果來搜查的時候，我可以根本否認有道個東西，而且用了這個計謀，就是發誓來否認這個事實，也不會於心不安的。

克來安 據我看來，你的情形很壞；贈與契約，將祕密託付給他，這兩件事情，容我坦白地說，都做得太輕浮了；他現在具有這些抵押品，隨便怎樣對你都可以；他既然有了這許多比你優越的地方，假使你再不小心對他，那無異挑撥他，所以你應該放溫和一點纔對。

奧賈 什麼！這樣一個可愛的熱情的外形之下，怎能藏着如此卑鄙如此虛偽的一個靈魂呢？我把他收留進來的時候，是一個流氓，一個叫化子……呀呀，太豈有此理了！我以後再不相信有什麼赤膽忠心的人了！我永遠將厭惡他們，從此以後，我待他們要比待魔鬼還壞。

克來安 哦！你又不聽自持了！你無論對什麼事都不會冷冷靜靜的。你從不曉得理性是什麼東西，總是從這一極端跳到那一極端，你發見你的錯誤，你承認被一個假情的人所欺騙了；那末你憑着理性去補救牠，爲什麼要陷到另一個更壞的錯誤中去，認爲壞人與一切好人之間在本質上並無一點區別呢？！因爲一個流氓用假刻苦的自跨來愚弄了你，難道你就可以說目前所有的人都像他而沒有一個真正忠心的人麼？這種結論且讓那不信神的人去做罷；道德與欺詐一定要分別開來，對人的尊敬也別太快了，太鹵莽了，總應該保持一種可貴的中庸之道，假使你能够做到，那末，一方面不會被偽善所欺；同時也不會笑罵真正的道德了；假使你一定要趨向到某一極端，那只是在另一方面犯着錯誤。

（達米斯登場。）

達米斯 什麼！父親，那流氓真的欺騙你，忘記了他所受的恩德，而且很卑鄙很驕傲地用你給他的恩惠來反對你嗎？

奧賈 我兒，正是如此呢，這使我一想起就痛苦。

邁米斯 讓我一個兒去把他的耳朵撕下來，我們一定要好好兒和他的傲慢態度算個清帳；一舉將他打倒，使你得以自由，這是我的責任；打倒他，把事情正當解決，這也是我的責任。

克來安 你的話倒說得像一個真正的青年，不過請你鎮靜一點罷，把你這種狂烈的脾氣平一平罷，你願不願意我們生在這樣的時代，又有這樣的一個國王，你那種狂暴的脾氣不會使我們的事情得到多少利益。

（潘乃爾夫人，愛兒米，馬麗安及道林登場。）

潘乃爾夫人 這是什麼回事？我聽到許多可怕的奇談！

奧貢 是的，我親眼目睹了這些奇怪的事情；你看他是怎樣以怨來報答我給他的德，我很熱心地收留了一個可憐的乞丐，我給他住，以兄弟之義待他，每天都給他許多恩惠，把我的女兒給他，把我所有的財產給他；而他這個流氓，壞蛋，痞子卻昧盡了良心想勾引我的妻子，這還不夠，他竟敢利用我給他的好處，這是我太蠢的好心將他武裝起來的，要使我

破滅，要奪取我的財產，要把我弄到叫化子的地步。

道林 可憐的人兒！

潘乃爾夫人 我兒，我不能相信他會做出這樣黑良心的事來。

奧賈 什麼？

潘乃爾夫人 好人也還是要被嫉妒所戲弄。

奧賈 母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潘乃爾夫人 人家全在說你的家庭醜事，而且誰都知道，你一家人全恨他。

奧賈 這些話對於我剛纔告訴你的事情有什麼相干呢？

潘乃爾夫人 我兒，當你幼小時，我時常這樣地告訴你，道德常爲人所恨；嫉妒者會死去，

但嫉妒卻永遠存在。

奧賈 這些格言與目前的事情有什麼相干呀！

潘乃爾夫人 當然，他們捏造過一百個惡毒的謠言……

奧賈 我已經告訴了你，這是我親自看見的。

潘乃爾夫人 造謠的人有的是謠言……

奧賈 母親，你真叫我氣死了，我告訴你，我是用我自己的眼睛看見這件可恥的事情的呀！

潘乃爾夫人 他們總是含血噴人，他們對什麼東西都要攻擊。

奧賈 你的話全沒有一點兒意思，我看見的，聽着的，看見的，用這兩只眼睛來看見的，——你

到底懂不懂「看見」是什麼意思？——難道一定要我在你耳朵邊大嚷一百次嗎？

潘乃爾夫人 我親愛的，單看外面的樣子是靠不住的；看見也常是不足為信。

奧賈 啊，我簡直要發瘋了。

潘乃爾夫人 人們時常會被非理的猜疑所迷惑，將善誤解成惡。

奧賈 呀，別人想問我妻子接吻，難道我一定要把牠解釋成基督徒的慈悲博愛嗎？

潘乃爾夫人 要歸罪於人，至少你應該有正當的根基，而且要把事情看得確確實實以後

纔可以。

奧賈 見鬼！叫我怎樣看得更確實些？一定要在我眼前，看見他已經……呀不，你簡直要我說出極不該說的話來了。

潘乃爾夫人 總之，我們都知道他是被最純潔的熱情所燃燒着的；所以我覺得他決不會做出這種反對自己的事情來。

奧賈 假如你不是我的母親，我真要說出這種話來了……我是不知所以了，氣死我了呀！

道林（向奧賈）真報應，她會這樣地不相信你；以前你笑罵我們的報告，現在卻輪到你自己的話被人家笑罵了。

克來安 我們現在不要為這些小事來浪費時間，應該討論出一些辦法來，怎樣去對付這個流氓的威嚇。

達米斯 你想他竟會這樣無禮麼？

愛兒米 我不能相信他會這樣幹的；假使這麼一來，他的忘恩負義不是太明顯了嗎？

克來安 這就靠不住；他可以找出許多理由來，辯解他反對你們的行為是對的；而且，一個

強有力的叛賊，是能够叫別人的生命陷於困苦的深淵裏的。說到這裏，我又要對你們說了：他既然有了武器，你們就不該做得這樣過分。

奧貢 對的，但是我們該怎樣辦呢？那流氓這般傲慢的態度，使我憤恨得不能自制了。

克來安 我總以為你和他之間，應該假意講和。

愛兒米 假使我已經知道他持有什麼武器，那我決不會這樣地吃驚了，而我……

奧貢 （見陸易兒先生來，向道林。）誰進來了？快去看看，我在這樣好的一種心境之下，怎能受人訪問？

陸易兒先生 （在舞臺後方，向道林）你好，好姐姐，請你帶我去見見家主。

道林 他有事；我想他現在不能與任何人相見。

陸易兒先生 憑他有什麼事都不能不歡迎我，我想我來拜訪不會使他不快；我的使命卻於他有利。

道林 那末你叫什麼名字？

陸易兒先生 你只要告訴他，他的朋友泰篤夫派我來的，爲了他的好處……

道林 (向奧賈) 那人是泰篤夫派來的，很客氣，他說他的使命會使你歡喜。

克來安 (向奧賈) 你一定得見他，看他是什麼人，來做什麼。

奧賈 (向克來安) 大概他是來解決我們間的事情的；我將怎樣對他？

克來安 你決不要發脾氣；假使他談得和解就接受牠。

陸易兒先生 (向奧賈) 先生，你好，願上天降福給你的敵人，賜福於你。

奧賈 (獨向克來安) 這個溫和的開場，已就合了我的推測，已經表示可以妥協了。

陸易兒先生 你們府上的人，我一向就很親愛的；先生，我很光榮，因爲曾經服侍過尊大人。

奧賈 先生，慚愧得很，我竟記不起你的面孔與名字了，請你原諒。

陸易兒先生 先生，我叫陸易兒，諾曼地人，我的職司是法院執法官；幹這事情已經有四十年了，謝謝天，幹得還算有名望，先生，我這次來就是要執行一個命令，請你離開此地……

奧賈 什麼，你到此地來……

陸易兒先生 先生請別動氣，先生，只是一個小小的命令——你及你的家人若即離去此屋，將家具遷出，以讓他人，毋得遲延或推諉等情，務必……

奧賈 我麼？我離開這個家麼？

陸易兒先生 是的，先生，請你出去，現在這幢房子，當然你是知道的，屬於泰篤夫先生的了，從此以後，他自然是這房子的主人了，因為有契約在這裏，正式簽訂了的，不能毀棄或違犯。

達米斯 (向陸易兒先生) 你真是太無禮太傲慢了！

陸易兒先生 (向達米斯) 先生，我並沒有什麼事情干犯了您；(指着奧賈) 他是一位紳士，他又仁善又客氣，他很知道一個紳士的行爲，無論如何總要依法行事的。

奧賈 但是……

陸易兒先生 先生，我知道你是決不願違抗的；你一會做一個良善的公民一樣，讓我執行那法院的命令。

達米斯 執法吏先生，你那件黑長袍應該打一頓纔好。

陸易兒先生（向奧賈）先生，叫你兒子不要說話，或者叫他出去，否則，我就要執行這件事情了，把你的名字寫在我的報告上，那大家都不愉快。

道林（獨白）這位陸易兒（原文意爲「忠實」——譯者）先生卻並不忠實。

陸易兒先生 我對於你那樣可敬而誠實的人是很有好感的，先生，所以爲你打算，望你聽從了我的命令罷，否則，叫別的人來，他不會像我那樣對你好，會用粗暴的方式來命令你們。

奧賈 然而命令一個人離開他自己的家，試問比這事更壞的，還有誰能做得出來？

陸易兒先生 先生，我們還可以寬限你一點時間；到明天早晨再執行命令，今天夜裏，我將率領十名官員，靜靜地到此地來守夜，爲了形式起見，請在睡眠之前，將你的鑰匙交給我，我不會吵擾你們睡眠，不讓此地有任何非禮的行爲發生，不過到了明天，一早，你就得把你的東西趕快搬出；我帶來的人可以幫助你；先生，我已經選了幾名有力氣的人來替你

清理屋子，我想再不會有人做得比我更大量更有義氣了吧。我既然這樣寬大地對你，請你也這樣子對我罷，你看，我執行我的任務並不叫人難過。

奧賈 假使我能放肆一下，把我拳頭打在他的狗鼻子上，那我一定可以大量一點，毫不顧惜地將我僅有的一百最好的金路易（法國貨幣名——譯者）給他。

克來安 （向奧賈獨白）注意！別把事情弄得更糟了！

達米斯 這樣無禮，我不能自制了，我的手在發癢，非打他不可。

道林 仁善的陸易兒先生，我相信你那寬廣的背脊上要挨幾下打纔好。

陸易兒先生 我的女孩子，你這種壞話是可以被控訴的；法院裏也可以出傳票來拘捕女人。

克來安 （向陸易兒先生）先生，別說那些話了，事情總算已經完結，把那命令給我們，請你走罷。

陸易兒先生 那末再會了，願上帝賜福給你們！

(陸烏兒先生下場。)

奧賈 願上天降災給你和你的主人——哦母親，我到底對不對呢？現在這一個文書可以幫助你來判斷這件事情了，難道你還不曾看到他的忘恩負義麼？

潘乃爾夫人 我是完全給駭住了，迷惑了，莫明其妙了！

道林 (向奧賈) 你完全錯了，你沒有權利去責罵他；這個行為只是證實了他的好意，他對鄰人的愛，正完成了他的德行；他知道金錢是萬惡之本，所以爲了基督的慈悲，他把你的財產拿去，他怕這財產使你得不到超度。

奧賈 不要說話，你總是要叫人發氣，禁止你說話纔好。

克來安 (對奧賈) 好罷，讓我們來看看，你該怎樣辦？

愛兒米 去把他這種喪盡良心的情形宣佈出去！他這種行為一定可以使契約作廢，一定要將他黑心的事情公開出去，讓他得不到他所希冀的勝利。

(凡來登場。)

凡來 先生，我很不願把個惡消息告訴你，但那迫切的危險又使我不得不告訴你，我有一個親近朋友，他知道我很關切你們，所以爲了我的緣故，竟洩露一件有關國事的秘密，他剛纔來通知我，就是你現在只有馬上出亡的一條路了，累你這麼久的那個壞蛋，於一點鐘之前，設法覷見了國王，他控告你好幾件事情，其中一件，說你有只國事犯的祕密匣子，落到他的手裏了，而你呢，他說沒有把這祕密的罪惡向國王告發，有虧乎臣民之責，別的我不知道，祇聽說已經發出了一張對你的拘票，而且，那流氓親自同一個官長在來了，他一定要來拘捕你的。

克來安 他當然有這個力量；這就是那流氓想取得產業的方法。

奧賈 人是一種極壞的動物，我同意這話。

凡來 現在是一分鐘都不能遲延了，先生，我已經準備好一輛馬車在門口，還有一千路易，給你們旅途上用，再不要浪費時間了；響雷和閃電快來了，只有趕快出奔纔能救你，我將引導你們去尋找安全地點，先生，我可以一直陪你到那裏。

奧賈 蒙你這樣關心，我真不知道怎樣感激你！將來一定要謝你；我向天祈禱，願上天給我恩惠，使我將來能報答你給我的好處，再見了；看罷，你們大家……

克來安 喂，快呀！老哥，一切必要的事情，我們都會留意。

（泰篤夫與一官長登場。）

泰篤夫 （阻住奧賈，）慢慢兒，先生，慢慢兒！別跑得那麼快；很近你就可以找到你的宿處；我們謹以國王的命令將你拘捕。

奧賈 忘恩負義的傢伙！你最後給我這個最卑下最壞的打擊；這下總算完成了你的罪惡，毀滅了我。

泰篤夫 你對我的侮辱，不會使我痛苦，因為上天已經教會了我去忍受一切事情。

克來安 你的氣量倒是很大的。

達米斯 這壞蛋竟敢這樣無恥地利用上天的名兒！

泰篤夫 你這種盛怒也不會觸動我；我所想的只是要盡我的責任。

馬麗安 你做了這件高尚的事體，定可得到很大的光榮吧。

泰篤夫 這事情不用說是高尚的，國王要我做這事情的。

奧賈 沒良心的壞蛋，我把你從最可憐的境地中拯救出來，難道忘記了麼？

泰篤夫 你也許曾給過我一些幫助，我不會忘記；但現在，忠君是我第一個責任呢，這個最神聖的更高權力，一定要將我心中所有的恩德壓抑着；我情願犧牲我的朋友，我的妻子，我的親戚及我自己來負擔這個最有權力的責任。

愛兒米 偽善者！

道林 他用我們所最尊敬的東西來掩護自己，多會玩這種鬼計呀！

克來安 不過，你這次事情的動機，如果真像你所說的一般，那末在他沒有捉着你向他妻子求愛之前，爲什麼不把牠告發出來？在他沒有將你驅逐之前，爲什麼又不去告發呢？雖然，我用不着提起，他剛剛纔把他全部產業給你，如果你現在認爲他是一個罪人，那末那時爲什麼同意接受他的贈與呢？

秦篤夫 (向官長) 先生，我再不願聽這些廢話了；請你執行你的命令罷。

官長 是的，我很早就該執行了；你催得我正合時；那就請你立刻跟我到監獄裏去，那裏已經給你預備了宿處。

秦篤夫 誰？我麼？先生。

官長 你。

秦篤夫 那末爲什麼要到監獄去呢？

官長 我用不着對你說明。你，先生 (向奧貢)，請不要驚訝，我們的國王並不是欺詐和虛偽的朋友，他的眼睛能看到人心的深處，一切偽善者的鬼計全不能欺蒙他，他那明銳的智力能清楚而真確地觀察事物；他的心是不容易動搖的，因爲理性時常使他得到平衡，他尊重真實的信心，他明白虛偽，極痛恨這些東西，這傢伙決不能愚弄他，就是更精密的鬼計都不會騙上過他，他那敏銳的內識，立刻就看透了這個壞心中隱藏的卑劣，這惡棍去控告你，結果卻告了自己，上天的報應是絲毫不爽，他竟被我們國王認出來了，他是一

個流氓，以別的名字出名的，他犯過很多的罪，他那罪狀的歷史，簡直可以寫幾本大書，我們的國王看出了他的忘恩與卑鄙，再加以其他的罪狀，所以派我到此地來讓他的悖謬發展到頂點，再把他拘捕起來，好使你們快心，你的文書契據，這壞蛋說是他的，我已經從他那裏拿來了，現在歸還給你；你那移轉產業的贈與契約，國王已將牠作廢；至於你的朋友牽連你的祕密罪，他寬恕了你；他這樣報答了你的熱情，因為這是幫助他維持正義的；由此我們又可以看到王恩的深重，他褒獎善舉，不願有一小善湮沒不彰；而且他祇記着臣民的善，將他們的惡行寬恕。

道林 現在讓我們讚美上帝罷！

潘乃爾夫人 這會兒我纔又能呼吸了！

愛兒米 好一個愉快的結局！

馬麗安 誰能希望有這樣的下場呀？

奧賈 （向泰篤夫，他正被官長帶走。）喂，忘恩負義的傢伙！現在，你是……（泰篤夫與官

長下場。)

克來安 老哥，自制一點罷！我求你，別那樣發氣了，讓這個可憐的傢伙去消受他那不幸的命運罷！讓痛苦壓抑着他，而不壓抑着你，我們甚希望他的心會回到道德方面來，憎恨他自己的罪惡，改良他的行爲，以邀得我們光榮的國王之寬恕罷！你呢，應該趕快去長跪着感謝他那崇高大大的仁愛。

奧貢 說得對！我們去罷，去跪在他的腳下，歡歡喜喜地感謝他給我們的恩德，盡了這第一個責任之後，讓我們光榮的來做另一件事體，以結婚的幸福來酬謝凡來，把這個高尚而誠實的愛人加冠。(全體下場。)



中華民國五年七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62846)

世界文學名著偽善者一冊

Martuffe

每冊定價國幣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者 Molière

譯述者 陳古夫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
必究

(本書裝訂者唯清色)

九七二上
第



• 55 7